

古今人表因茲以列九等之序○劉知幾曰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多有不類于其敘者楊慎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各義謬矣

總備古今之畧要云注張晏曰寺人孟子云云臣召南按古今人表差違誠如張

晏所論但晏謂寺人孟子云云不諒其忠直遭讒而責以保身不諒其正性疾惡而責其譏刺此則師古所云又自差錯者也

女漬○漬監本作潰從宋本改

廖叔安注師古曰左氏傳作戮同音力周反又音力授反○各本並同臣召南按左

傳作颺杜預注曰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又地理志南陽郡湖陽古廖國師古注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颺字可證此注戮字係刊本之誤

鼓象象商均○監本列第八格今從宋本移列于第九格

石戶之農○監本誤分石為一人戶之農為一人今連寫

秦不虛注雜陶已下皆舜之友也臣召南按雜陶以下戰國策顏廩所云舜有七

友是也此表但記五人又方回列之二等與王兒並列而不及靈甫又續身戰國策注作續牙

后夔元妻○楊慎曰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下上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誠可訾議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夔是第七等人也又按楊慎曰韋豕韋也竇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以一人而二之此說尤非表與鼓昆吾並列者是夏末強國助桀爲虐成湯所伐者也後與大彭並列者是商時伯國猶周有齊桓晉文也國雖是一其君先後賢愚不同安得謂是一人乎又表中有劉姓豕韋此本左傳劉累之後又別一豕韋也慎可謂失考矣至士會卽范武子一人兩見則師古已言之

季勝注惡來弟○按注三字誤在杞東樓公下今移正

杞東樓公○監本誤列第六格今從宋本移在第五格

衛走○走監本作建從宋本改

宋考正父○監本別本俱脫宋本在第三格是也今從之臣召南按考正父當作正

考父宋本亦誤

魯隱公○楊慎曰隱公列于下下而葛伯反在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

祀仇餉者釋極乎

諸稽到○按到字應作郢各本俱訛

前漢書卷二十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注

律歷志第一上

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
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師古曰虞書舜
典也同謂齊等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戲畫八卦由數

起師古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劉攽
曰志言卦起於數顏云數起於卦非也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

焉師古曰三代夏殷周也稽考
也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

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漢
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

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師古曰首
謂始定也孝武帝時樂官考正師古曰更
質正其事至元始中王莽

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

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師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
以下訖於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

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
言王者統業先

立算數以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鐘子之律也子數命百事也一數變而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為三也

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

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

十一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

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

夫推歷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二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圓矩方權

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賾亦深也索求也度

長短者不失豪釐孟康曰豪兔豪也十豪為釐師古曰度音大角反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

圭日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孟康曰黍音累蠡應劭曰十黍為絫十黍為一銖師古曰

絫亦音纒繼之纒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

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

音土曰塤應劭曰世本暴辛公作塤師古曰燒土為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六孔吹之塤音許元反字或作塤其音同耳匏曰笙應劭曰世本隨作笙

師古曰匏瓠也列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為之宋祁曰郭景本作廓

竹曰管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

管中施簧音端

孔尚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瑀漢章帝時零陵文學
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瑀古以玉作不但竹也
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

祝師古曰祝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
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音昌六反

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角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

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毓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

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

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

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

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

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

黃鐘二曰太族師古曰族音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師古曰亡讀曰無射音亦石反

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師古曰中

讀曰仲 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冷綸師古曰冷音零綸音倫自大夏之西

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 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

生其竅厚均者應劭曰生者治也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薄厚等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箏不復加削刮也師

古曰晉說也是也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師古曰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日笛音大東反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師古曰比合

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比音頻寐反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孟康曰律

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

之中數五常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韋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

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

滋益也萌始生也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言

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

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位於寅在

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大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

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

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

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楸盛也

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楸古茂字種音之勇反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

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

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

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闔種也孟康曰闔臧塞也陰雜陽

灼曰外閉曰闔師古曰闔音胡待反下言該闔於亥音訓並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李奇曰統

緒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為天統

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師古曰易說卦之辭六

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

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師古曰此亦說卦之辭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師古曰此上繫之辭正月乾之九三○宋祁曰九

萬物棟通孟康曰棟謂通意也師古曰棟音替○宋祁曰南本有臣贖曰案陽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

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

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師古曰宓讀與伏同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師古曰此說卦之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師古曰此上繫之辭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此泰卦象辭也后君也謂王者也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

三正也黃鐘子為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

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陽也陰而入

陽為失其類也師古曰此坤卦象辭蒼應之道也及黃鐘為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

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

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為宮非五音之正則

聲有高下差降也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

日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也參謂奇也兩謂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

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

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

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

也之數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

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師古日期音基謂十二月為一期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

諸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

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孟康曰太族長

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

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也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美帝堯能法天而行化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

法天而行化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

饋言婦人之道取象於陰無所必
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
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

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

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
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

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也師古曰兩讀與舍同後皆類此也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

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

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

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

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

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
師古曰莠謂叢生也音莫保反振美於辰巳

盛於巳罍布於午
蘇林曰罍音悒昧夔於未
師古曰夔蔽也音愛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

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
師古曰軋音於黠反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

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

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
如淳曰杓音彘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

宮聲處中為四聲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
孟康曰躔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師古曰杓音必遙反月行焉起於星紀而又周之猶四聲為

宮紀也晉灼曰下言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日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是謂天之綱紀也師古曰躔踐也音直連反 綱紀

乾隆四年校刊

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

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師古曰條達也鬯與暢同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者謂黃鐘

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付除也言以法數除積得九寸即黃鐘之長也言該者該眾

律之數也師古曰付音于本反○劉敞曰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按上言南呂任成

萬物然後成之數謂酉也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孟康曰得一寸則所謂得

從酉數除亥數則得九矣張晏曰黃鐘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鐘六寸其

分損一下生林鐘法率如此推算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

陽曰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上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

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

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

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大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量長短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下皆類此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

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

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一為陽六為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付也

尺者筮也

師古曰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姑昝十二月之考別於分寸六月甫復於

子黃鐘之象也

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之象

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

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

孟康曰謂

鍾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

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韋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

準正則平

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

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圖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

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

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

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

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

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滅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

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

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韞也

師古曰韞子由反

物韞斂乃成孰金

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

蠶也物蠶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

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膏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

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

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師古曰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詠以出內五言女聽師古曰虞書益稷篇所載舜與禹言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

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

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師古曰以德化之以樂動之詩序曰上以風化下莫不同乎一

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

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

之歸師古曰貞正也易下繫之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皆以一為正也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則一也故志

引之云爾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

之至精劉云當為銅之為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字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

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師古曰介然特異之意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李奇曰引長十

丈高一分廣六分竹篾柔而堅為宜耳

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臣瓚曰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也古文火

字與北相似故遂誤耳師古曰此說非也班固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師古曰三苗國名

雲氏之後為諸侯者即而閏餘乖次孟康曰以歲之餘日為閏故曰閏餘次十孟陬

殄滅孟康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攝提失方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

辰而乃指已為失方也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

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師古曰此

皆虞書堯典之辭也欽敬若順也昊天言天氣廣大也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

會也羲氏和氏重黎之後以其繼掌天地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歷象星辰之分節

敬記天時以授下人也匝四時凡三百六十六日而定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

百六十日則餘六日矣又除小月六日是為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便得一月則

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則能信理百官眾功皆美也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

九章即洪範九疇也其四曰協用五紀也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

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或在夷狄故其所

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相

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師古曰獲水德謂有黑龍之瑞漢興方綱紀

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高為微近

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

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

夫兒寬明經術師古曰兒寬音五奚反上廼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

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

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

憤昭配天地師古曰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發憤謂念正朔未定也昭明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

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

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

度未能讎也師古曰讎相當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

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政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斂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而復始

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

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

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其

以七年為元年李奇曰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姓也

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

至躔離弦望應劭曰躔徑也離遠也臣瓚曰案離歷也日月之所歷也鄧展曰日月踐歷度次廼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

甲曰闕逢在寅日攝提格此為甲寅之歲也師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

古日中讀日仲○劉攽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李奇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賈逵論太初

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

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

事候法天度相應○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在牽牛前十一度當云在斗牛間

非孟說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師古曰姓願募治歷者更

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師古

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侯之名也侯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侯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

都巴郡落下閎與焉晉灼曰三人姓名也史記歷書唐都分天部而巴郡落下閎運

都與閎凡二人都分天部孟康曰謂分部二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

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孟康曰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

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

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

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

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日月生以朝諸

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

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

日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

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

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

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

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宋祁曰鈞校當作鈞校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

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

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

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

治太初歷亦第一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

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蘇林曰栢音布回反師古曰姓栢名育也

單音善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

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即伯益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

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師古曰猥曲也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

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

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類也下獄也音胡

稼終不服再劫死更赦勿劫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

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

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他皆類此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

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師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師古曰此春秋左傳劉康公之

言也中謂中和之氣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

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

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師古曰離下兌上故云金火相革此革卦象辭又曰治歷明時師古曰此革卦象辭所以和人道也周

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

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師古曰蔀音剖又音部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孟康曰辰

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為辰師古曰事在襄二十七年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

火之月為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為喻不知

八月火猶西流也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

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師古曰餼生牲也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事故用牲子貢見其禮廢而欲去其羊孔子曰賜也汝愛

其羊我愛其禮事見論語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

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蘇林曰底致也師古曰音之履反日御不失日以授

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師古曰劉家本有此語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

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師古曰共讀曰供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

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

三為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十一三之以

為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

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孟康曰以六乘黃鐘之九得五十四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

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三而六參兩之義也

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孟康曰異類為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為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為妻也律娶妻如淳曰黃鐘生林鐘

而呂生子如淳曰林鐘生太族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

李奇曰聲一清一濁合為二五聲凡十合於十日從甲至癸也傳曰天六地五數之

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常也天有六氣張晏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

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

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

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鄧展曰春秋則為二矣孟康曰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舉春

秋以目一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

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張晏曰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象事成

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師古曰左氏傳載韓簡之言也物生則有象有象而滋益滋益乃數

起龜以象告吉凶筮以數示禍福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

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筮以為數以象

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則為閏也師古曰奇

音居宜反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劫兩之師古曰劫音勒○劉攽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間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六象間

所據一加之為一千一百九十二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

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軌道相錯故有交會交會即陰陽有干陵勝負故生吉凶也故易曰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師古曰皆

上繫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孟康曰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參之辭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之數以為義

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

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孟康曰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得朔旦冬至日與歲復九會而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之月數也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也月所以

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

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諄師古曰自此以上左氏傳之辭也履端於始謂步歷之始以正月也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諄乖也音布內反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

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

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為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為

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

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

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為四百八十歲也

四百八十陽九孟康曰亦六乘八之數也於易爻六有變故再數次七百二十陰七

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入次七百二十陽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於易爻九

九七十二為七百二十歲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八十歲紀一甲

九七十二為七百二十歲

子冬至以八乘九八九七十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孟康曰七八交乘八之數也

二故七百二十歲乃有災也七乘八得五百六十歲八乘

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

歲也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數合千二百滿純陰七八

不變故通其氣使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數也六

各六百歲乃有災故九再數而六四數七八不變又無偶各一數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早陰水九

四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如淳曰九六者陽奇陰偶故重出覆取上六八

四十八故同四百八十歲正以九七五三為災者從天奇數也易天之數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繫天故取其奇為災歲數八十歲則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歲三

百六十日八十歲得四百八十甲子又五日五八四十為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

十歲有八十分八十分為二十日凡四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歲合四百八十

七甲子餘分皆盡故八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

五十七孟康曰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

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師古曰言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因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左故魯

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

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

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

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

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

乾隆四年校刊

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
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師古曰自此以上左傳之辭得四時之正也三

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此下亦同

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

道也

師古曰還讀曰旋

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

蘇林日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或曰於子半日地

統受於丑初臣瓚曰謂分十二辰各有上中下言半謂在中也又受於寅初此謂上也

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

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

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

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

人生自寅成於申

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

歷數三統天以甲子

李奇曰夏正月朔日

地以甲辰

韋昭曰殷正月朔日

人以甲申

李奇曰周正月朔日

孟仲季迭

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

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

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

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

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

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

蘇林曰
策數也

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

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

師古曰信
讀曰伸

又八

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律歷志上孝武帝時樂官考正。

臣召南

按此卽禮樂志所云立樂府置協律都尉

本志所云造太初歷是也顏注未明

使義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注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于

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

臣召南

按一曰備數以下皆劉歆之詞而班

氏稍加刪節所謂刪僞辭取正義也是以晉志引此志直云劉歆序論而風俗通

義引劉歆鍾律書當亦指此若隋書牛弘傳引劉歆鍾律書春宮秋律百卉必凋

秋宮春律萬物必榮云云今志所無是則班氏所刪去者也

一曰備數云云。○監本接連前文寫非也今另提行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云云。

臣召南

按隋志曰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

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

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較此志亦少異

木曰祝注連底撞之。○撞之別本作動之

取竹之解谷生其窾厚均者注。

臣浩

按依孟康說應以取竹之解谷斷句生字連

下文讀然於文義不順晉灼謂解谷爲谷名甚是但如晉說則之字當作往解亦

與上文不順當以取竹之解谷生讀其竅厚均者於文始順

注生而肉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監本孔字上脫肉字外內訛外肉今改正又

截以爲筩監本訛筩從宋本改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晉志作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

九者所以窵極中和云云○沈約宋志曰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原空煩其文而

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托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臣召

南按此志附會三統誠多穿鑿然皆劉歆條奏本文而班氏述之非班氏欲符劉

歆三統之數也

正月乾之九三○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臣召南按宋說非也自子至午爲乾卦

六爻自未至亥爲坤卦六爻此言人生于寅正是乾之九三泰卦三陽之象非九

二也

參分損一下生林鍾云云○晉志曰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同臣召南按是志本

劉歆歆言鍾律專主司馬遷故與呂覽淮南京房三家小異

八八爲伍○按晉志引此文作八八爲位此傳寫之訛也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按隋志引此文作度之九十黍爲黃

鍾之長一黍爲一分

廷尉掌之○舊本附注皇祐冬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

臣召南

按房庶此

說范鎮深是之而司馬光力攻其謬光與鎮書有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傳于何世而相承積誤由古及今更大儒甚衆曾不悟也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設施子駿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

合論爲合○宋祁曰舊本作十論杭本作合論予以後參考之十當作合○臣召南

按玉海引胡瑗新樂圖曰今文訛作十論唐六典曰二論爲合然則合論者二論也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劉攽曰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古文爲在治忽蓋字之變師說不同非孔氏虞書也○臣召南按七始之文見於此

泠州鳩言七律晏子言七音與此稍異漢初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注孟康曰天地四時人之始卽用此志語然則漢初所傳尚書其文如此又按天地人三始卽黃鍾林鍾太簇前文已明其四時之始則隋時鄭譯荅蘇夔云七調

所從出謂姑洗爲春糲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始也

疇人子弟分散注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宋祁曰南本世世相傳爲疇下有

歷年二十二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也臣浩按史記集解亦引如淳此條但作律

年二十二云云蓋引漢律文也宋祁所見之南本作歷亦誤

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臣召南按皆後人依托爲之藝文志有黃帝五家歷

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又夏殷周歷十四卷至魯歷則杜預釋例云今世所

謂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殆好事者爲之非真也

未能讎也○史記歷書作未能詹也

名察發歛注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啓分發歛至○臣世駿按致啓分發歛至六

字費解以史記注正之作致啓閉分至五字較爲明白或疑當作察寒暑啓閉分

至理或然也臣召南按歷家因此有發歛率謂盈縮也見唐志

又注臣瓚曰史記曰名察宿度○臣召南按史記原文作名察度驗此作名察宿

度蓋轉寫之誤也下文又云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可知瓚說本不說

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注

此爲甲寅之歲也○臣永祚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此不可解臣

召南 按太初元年實丁丑歲通鑑目錄云太初元年疆圍赤奮若丁丑是也若甲寅則在元朔二年前乎此二十四歲矣唐志日度議云漢太初歷元起丁丑命日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可謂至確蓋元封之六年歲在丙子仲冬朔旦甲子冬至復得上古歷元之甲寅耳故後文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又引漢志曰歲名困敦是也

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註下下獄也○顧炎武曰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沈約宋志曰歆作三統歷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甚精巧非其實也

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因汲古閣本作目

故春爲陽中云云○臣召南按漢世解春秋名義皆是如此故賈逵服虔之說左氏

何休之說公羊並承歆說以陰中陽中爲義

降生五味注孟康日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臣召南按酸鹹之下似應有辛苦

甘三字

故筮以爲數以象兩○筮監本訛著今改正

始王仁以漢國名神曰漢神也

漢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謂之曰神也

前漢書卷二十一 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律歷志第一下

統母

日法八十一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為三統之本母也

元始黃鐘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

閏法十九因為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

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歲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

統月一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統中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統中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統母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以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

歲數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

見中法一千五百八十三

見數也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

積月十三月餘一萬五千七十九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爲八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
太白歲數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

復數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積中七中餘千七百一十八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積中八中餘八百五十六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是爲鎮星小周小周乘三策爲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鎮

星歲數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積中十二中餘一千七百四十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

見數也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見中日法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爲六十四歲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爲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是爲熒惑歲數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

見數也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

見月法十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一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復小復乘叅策則太陰大周爲九千二

百一十六歲是爲辰星歲數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積中三中餘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九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

復數也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合太陰太陽之歲數而中分之各萬一千五百二十陽施其氣陰成其物

以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以歲中乘歲數是爲星見中分

星見數是爲見中法

以歲閏乘歲數是爲星見閏分

以章歲乘見數是爲見月法

以元法乘見數是爲見中日法

以統法乘見數是爲見日日法

五步

木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復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

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凡見一歲行
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
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三分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
三千一百二分○劉敞曰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者通計上
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壹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
見伏推之可知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
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
三十三四十六日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見二百四
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師古曰
奇音居

宜反下
皆類此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見伏

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見去日

半次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順遲日行四十

六分度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三分度一六

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

伏十六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

八分一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壹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是通計晨夕見伏之日分也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土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百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分壹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分○劉敞曰此壹見與火一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復留十日而旋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見六百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分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一見七百八十八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四

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順日行七分度六十七日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八日而伏凡見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順遲日行七分度六七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見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壹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

○劉敞曰此壹復字亦妄與金通計義同

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統術

推日月元統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餘不盈統者則天統甲子以

來年數也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辰以來年數也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以來年數也各以其統首日爲紀

推天正以章月乘人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

推冬至以算餘乘人統歲數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

林文炳曰當作小餘千一十當云求二十四氣加大餘十五三分其小餘千一十蓋傳寫顛倒漏一分字

推中部二十四氣皆以元爲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宋祁曰十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後中央二十七度六百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統法得一度數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歲乘月小餘以減合晨度小餘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餘盈統法得一度以減合晨度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加時在望日衝辰

紀術

推五星見復置太極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得一則定見復數

也○宋祁曰景本大統作大終不盈者名曰見復餘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以上見在往年倍一

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在見中次以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法也不盈者名曰

中餘以元中除積中餘則中元餘也以章中除之餘則入章中數也以十二除之餘

則星見中次也中數從冬至起次數從星紀起算外則星所見中次也

推星見月以閏分乘定見以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月法得一并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以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餘以章月除月元餘則入章月數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十三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月也推至日以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中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冬至也

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月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以中法乘中餘以見中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中次至日數次以次初數算外則星所見及日所在度數也求夕在日後十五度

推入月日數以月法乘月餘以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

推後見中加積中於中元餘加後餘於中餘盈其法得一從中元餘數如法則見中

也。○宋祁曰景本
餘盈下有中字

推後見月加積月於月元餘加後月餘於月餘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除數如法則
後見月也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數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數如上法

推晨見加夕夕見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見以來日數至所求日各以其行度數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
全爲實分母爲法其兩有分者分母分度數乘全分子從之令相乘爲實分母相乘
爲法實如法得一名曰積度數起星初見星宿所在宿度算外則星所在宿度也

歲術

推歲所在置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
十四爲法如法得一名曰積次不盈者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
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也欲知太歲以六十除餘積次餘不盈者數
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羸縮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師古曰帑與奴同周楚惡之五星之羸縮不是過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不過者亡咎

次度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位而建所指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終於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為十二月商為正月周為二月終於危十五度

誠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商為二月周為三月終於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周為四月終於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終於畢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為四月商為五月周為六月終於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為五月商為六月周為七月終於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為六月商為七月周為八月終於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周為九月終於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為八月商為九月周為十月終於氏四度

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為九月商為十月周為十一月終於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氏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二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昂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歲爲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
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
道陽名成功故九會而終四營而成易故四歲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爲篇首八十
一章而終一統

一甲子元首漢太初元年 十辛酉 十九己未 二十八丁巳 三十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 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 七十三丙午中

甲辰二統 辛丑 己亥 丁酉 乙未 壬辰 庚寅 戊子 丙戌季

甲申三統 辛巳 己卯 丁丑文王四十二年 乙亥微二十六年 壬申 庚午 戊辰 丙寅

孟 愍 二十二年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己亥 二十九丁酉 三十八甲午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 ○宋祁日景 本作戊午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己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戊辰 乙丑季

癸亥 辛酉 己未 ○宋祁日景 本作乙未 丁巳 ○周公五年 ○宋祁 日景本作丁酉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 元四 年四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己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午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己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巳季

癸卯 辛丑 己亥 丙申 甲午 壬辰 庚寅 成十 二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 初元 二年 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辰 四十甲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己酉 六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己丑 丁亥 乙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 惠三十 八年 己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 河平 元年 十四庚子 二十三戊戌 三十二丙申 四十一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己丑 六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 辛未 己巳 丁卯 乙丑季商太甲元年

甲元年當在楚元三年上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獻十五年 辛亥 己酉 丁未 乙巳孟楚元三年

○宋祁曰景本無三字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二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己巳 六十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己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煬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己丑 丁亥康四 甲申孟

七壬戌始建國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乙卯 四十三癸丑 五十二

辛亥○宋祁曰改作辛巳 六十一己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巳 辛卯 己丑 丙戌 甲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己巳定七年○宋祁景作十一年 丙寅 甲子

孟

八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 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傳五年 戊申 丙午 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巳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中

壬戌 己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辰季

壬寅 己亥 丁酉 乙未 癸巳懿九年 庚寅 戊子 丙戌 甲申孟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數除如法各從其統首起求其後

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一章

推篇大餘亦如之小餘加一求周至加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

世經

春秋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師古曰鄭國名子其君之爵也鄭國即東海鄭

縣是也朝朝於魯也昭子魯大夫叔孫昭子也名婁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師古曰共讀日龔下

皆類此 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言鄭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

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師古曰炮與庖同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

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

祭法也伯讀與霸同下亦類此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

水德在周漢本火之間師古曰志言秦為罔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鄧展曰

以其非次故去之師古曰此指謂共工也舉古遷字其下並同

炎帝易曰炮犧氏没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

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易曰神農氏没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

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鄧展曰凡冠前卑後高故曰軒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軒軒車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傳曰服冕乘軒故天下

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師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

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舉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廼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

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舉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摯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即位七十載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音

人說堯嬪以天下師古曰嬪古禪讓字也其下亦同火生土故為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

禹使子商均為諸侯即位五十載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

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

號二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

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為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

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

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

采東青西白南赤
北黑上玄下黃

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

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

殷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府首

師古曰府首卽蒞首當

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

乙丑爲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

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

二十七歲

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也後八歲而武王

伐紂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三統上元至伐

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

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

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

有周之分壘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

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

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晨字也其字從日音居玉反癸巳武

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

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

龍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

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

日癸亥至牧壑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

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

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

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

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

今文尚書也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截耳曰馘音居獲反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

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六

年戊午距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

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

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孟康曰朏月出也音敷尾反古文月采篇曰三

日曰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師古曰俾使也封之使為諸侯後三十年四月

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

乃泚沫水作顧命師古曰泚盥手也沫洗面也泚音徒高反沫即類字也音呼內反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

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

曰逸書篇名

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魯公伯禽推

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師古曰燮父晉唐叔虞之子禽父卽

伯禽也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稱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師古曰又記此

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音在由反考公世家卽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師古曰及者兄弟相及煬公非子繼父也下皆類此

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世家煬

公卽位十六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卽位十四年及微公弗立師古曰弗音微弗瀆古沸字

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丙子距獻公七十六歲世家微公卽位

五十年子厲公翟立擢厲公世家卽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獻公十五年正月甲

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乙卯距懿公七十六歲世家獻公卽位五十年子慎公執立

鼻師古曰鼻音皮祕反又音許器反慎公世家卽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卽位二年子懿

公被立戲師古曰戲音許宜反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午距惠公七十六

歲世家懿公卽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卽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孝公世

家卽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癸酉

距釐公七十六歲師古曰釐讀曰儻下皆類此世家惠公卽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隱公春秋卽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桓公春秋卽位

十八年子莊公同立莊公春秋卽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啟方立愍公春秋卽位二年

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壬子距成公七十六歲是歲

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得孟統五十三章首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

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衿服振振取虢之

旂師古曰衿音均又七均反振音之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焯音徒門反又土門

反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曰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滅虢言歷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歲歲在大火故傳曰晉侯使寺

人披伐蒲重耳奔狄

師古曰晉侯謂獻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晉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獻公用驪姬之讒故令披伐之而重耳懼罪出奔

也事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

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

師古曰董因晉史也本周太史辛有之後後以董主史官故為董氏因其名也

十二年釐之十六歲歲在壽星故傳曰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椳

人椳人舉出而與之子犯曰天賜也後十二年必獲此土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後

八歲釐之二十四年也歲在實沈秦伯納之故傳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

獲諸侯春秋釐公卽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

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後五年閏餘

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

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春秋文公卽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

師古曰倭音於危反

公春秋卽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為辛

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歲春秋成公卽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

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

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

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四有五月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郤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

孟康曰下二畫使就身也師古曰杜

預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春秋

襄公卽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歲在析木十年歲在顛頊之虛玄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歲五月有丙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盈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春秋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庚午距元公七十六歲

春秋定公卽位十五年子哀公蔣立哀公十二年冬十一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春秋哀公

卽位二十七年自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子悼公曼立寧悼公世家卽位三十七年子元公
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己酉距康公七十六歲元公世家卽
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顯穆公世家卽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世家卽位
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戊子距緡公七十
六歲師古曰緡讀與
愍同下皆類此康公世家卽位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世家卽位二十九年子
平公旅立平公世家卽位二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
殷歷以爲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緡公世家卽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讐立頃公表十
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滅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

師古曰伯讀曰
霸其下亦同

昭王本紀無天子五年孝文王本紀卽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

滅魯頃公爲家人周滅後六年也莊襄王本紀卽位三年始皇本紀卽位三十七年
二世本紀卽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
二十五歲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棗名曰敦
牂太歲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歷以爲丙午距元朔七

十六歲著紀高帝卽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卽位七年

高后著紀卽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卽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乙酉距初

元七十六歲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

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師古曰敦頓也正

月歲星出婺女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卽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卽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卽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子以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

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

卽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乾隆四年校刊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卽位六年

平帝著紀卽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卽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

光武皇帝著紀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卽位三十三年

前漢書卷二十一 下考證

律歷志下統母○

臣召南

按各本俱以統母二字連下文日法云云非也統母五步

統術紀術歲術世經凡六項乃歷法之標目應另爲一行以挈綱領今改正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

臣永祚

按八千八十絕句什乘元中

以減周天絕句古本從八千八十什絕句非也

乘三策○三古坤字

積月十三月餘一萬五千七十九○監本誤割積月十三爲一行月餘爲一行今從

宋本移正

金水晨夕歲數○

臣召南

按宋祁曰一本水作木按金水相距不遠不晨見則夕見

故能同符恐無作木字之理

統術○監本連接推日月元統又紀術二字連接推五星見復不知推日月元統推

五星見復皆下文之首句也今移正

以章歲乘中餘從之○

臣召南

按從之二字必訛但各本並同無可訂正以文義推

之當是并之二字

訖訖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

臣召南

按古節氣以驚蟄爲正月中

以雨水爲二月節鄭康成月令注曰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春秋疏曰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據此志云云則是太初節氣猶仍古時至東漢始改雨水于驚蟄之前又改穀雨于清明之後後書志可証也

角十二亢九云云。臣召南按此洛下閎所度星度祗據赤道唐志詳言之其黃道

度數自續志始載然後世歷家疎密不一惟黃道度較赤道爲易差郭守敬曰赤道列舍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未密也今以此文星度校之元史具列唐一行宋皇祐元豐崇寧時所測元至元中用二線所測度分稍有不同然大致不異也則洛下閎之術亦神矣

是其子孫名摯立。臣召南按左傳郟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此志

云名摯立涉彼文而訛者也

子考公就立酋注師古曰又記此酋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臣召南按此志

凡某公某立皆係世本之文其名或異者并記於下則史記世家文也如考公世本名就世家名酋微公世本名第世家作魏公潰下俱倣此

世家揚公卽位十六年。臣召南按世家揚公六年但此志上文旣曰揚公二十四

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葑首之歲魯歷必有所据汲古閣本作卽位六十年是也
宋本訛作十六年監本亦從而訛以積年求之煬公二十四年爲葑首又三十六
年而襄歷幽公十四年至微公二十六年復爲葑首恰符七十六歲之數知本文
作六十年無疑卽世家亦于六字下脫十字耳

世家獻公卽位五十年○臣召南按世家作三十二年又武公二年世家作九年與
此文不符又孝公二十七年世家同年表云三十八年

子惠公皇立○臣世駿按皇世家作弗湟世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

及桓公軌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黃宗義曰伐紂之歲據漢志推之斷爲己
卯歲若依史記魯世家推之爲戊子歲然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
百三十三年無一合者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乃可得耳
卜偃曰○卜訛上今改正

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按文不必有年字疑衍

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臣召南按元史三統積年一

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一與此文異又按前文曰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
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又不同也

十三年天子... 國也

十四年... 天子... 國也

十五年... 天子... 國也

十六年... 天子... 國也

十七年... 天子... 國也

十八年... 天子... 國也

十九年... 天子... 國也

二十年... 天子... 國也

二十一年... 天子... 國也

二十二年... 天子... 國也

二十三年... 天子... 國也

二十四年... 天子... 國也

二十五年... 天子... 國也

前漢書卷二十一 下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禮樂志第二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

矣

師古曰斯須猶須臾

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

人由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

情

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舍同它皆類此

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師古曰稟謂給授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

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師古曰倫倫理也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

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

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

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

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師古曰副稱也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道苦而滯辟之罪多

孟康曰苦音監夫婦之行監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辟讀曰僻

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

亂而爭鬪之獄蕃

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他皆類此

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

衆

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宋祁曰祖考下添也字

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善古善字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諍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諍乖也音布內反樂以治內而

為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以修外而為異李奇曰尊卑為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

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

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師古曰見謂彰顯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師古曰流

日說讀日悅形亦見也筦字與管同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

移溢於音聲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

節人為貴樂以和人為本玉帛鍾鼓乃其末也。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

其義而循行也。宋祁曰景德本循行作修行

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

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師古曰言

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洽霑也浹音于牒反民用和睦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囹音來丁反

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郁郁文章貌及其衰也諸侯踰越

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

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修造尙不能足故無暇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

而歎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即太常也解

在百官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

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以

文案簿書報答為師古曰恬安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謂心以為安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言正當

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此非

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師古曰漢興至今二十餘年為作也

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廼草具

其儀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他皆類此天子說焉師古曰說讀曰悅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逐寢師古

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周勃灌嬰也臣至武帝即位進

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

日說讀悅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臧於下

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

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

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行禮養老之處也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

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

敗天下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音丁禮反今漢繼

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

止沸沸愈甚而無益師古曰愈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辟之琴瑟師古曰辟讀日譬不調甚者必解而更

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

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

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不暇留意禮

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時時而一出難常遇

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

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

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

寢薄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上不納其言

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議者以為善祥劉

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以風化

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以養人

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

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

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

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

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以為

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

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諄乘也音布內反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

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也○宋祁曰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

乾隆四年校刊

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反詖音彼義反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

不改師古曰毆與驅同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

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

引以定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廱未就而崩羣臣議諡引為美謂之成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

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中

師古曰謂都洛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言家家皆足迺營立明堂

辟廱顯宗即位李奇曰明帝曰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李奇

日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每當大行禮乃置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

音工衡反蔡邕以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

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簣者織草為器

所以盛土也言為山欲成尚少一簣之士止而不為則其功終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讀曰譬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

同錄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劉敞曰法家當屬上句漢典

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師古曰寢息也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

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

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師古曰寢漸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政反

人深上無其字故先王著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以纖微瘵瘁一作衰之音作

而民思憂師古曰瘵瘁謂減縮也音于笑反劉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闡

廣也諧和也嫚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政反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古曰麤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古作麤字宋祁曰姚本

改古作字若云麤古麤字非是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裕饒也

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師古曰辟讀曰僻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儀師古曰稽考也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

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滯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師古曰暢通達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

接焉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

姓說樂其裕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以祖考配饗之也昔黃

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嚳音酷堯作大章舜作韶師古曰韶讀日韶下皆類此禹作

乾隆四年校刊

夏湯作護

師古曰護音護

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師古曰勺讀日酌酌取也

武言以

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

師古曰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

招繼堯也

師古曰韶之言紹故曰繼堯也

大章章之也

師古曰章明也

五英英華茂也

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

六莖及根莖也

師古曰澤及下也

咸池

備矣

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

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

師古曰言歌頌皆亡也已語終辭

殷頌猶有

存者

師古曰謂正考甫所得那以下是

周詩既備

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

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

師古曰謂大司樂以

下諸官所掌

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

師古曰師樂工瞽無目者

朝夕習業以教國

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

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

功之德皆可歌

誦六詩

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

師古曰六舞謂敝舞羽舞笙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敝音弗笙音皇

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

胄子

師古曰虞書舜典所載也夔舜臣名胄子即國子也

直而溫

師古曰正直溫也

寬而栗

師古曰寬大而敬栗剛而無虐

毅而不簡而無敖

師古曰簡約而無敖慢也敖讀曰傲

詩言志歌咏言

師古曰咏古詠

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咏承也承長也歌所以長言之

聲依咏律和聲

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以助歌也六律所以和聲也

八音克諧

日諧亦和也自此以上皆帝舜之言

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

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

師古曰省視也論其數而法立

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

疎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疎敬也說讀曰悅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言蒙其風化若被而服之

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

鏜鏜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鏜鏜和也鏘鏘盛也穰穰多也鏜音皇

穰音人羊反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也石謂磬也言樂之和諧也至於擊拊磬石則百獸相率而舞也○宋

禘日和諧也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

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若周時尚有殷紂之

聲餘是謂淫過凶媢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心耳淺薄則邪勝

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說讀

日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字論語云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線適蔡四

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

人表所叙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為

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

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其

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賢

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宋祁日文義競馳姚本作文義舛駁○劉

放日類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夫樂本情性泮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
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陳舜之後
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師古曰事

見論語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師古曰孔

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周室大壞

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闕門邊兩觀也禮諸侯一觀大路天子之車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

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故曰三歸蓋謂管仲耳雍樂詩也徹饗奏之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漸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氏耳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顏替也解在成

帝紀及諸侯王表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

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庶人

以求利列國以相間師古曰間音居覓反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欲兼之遺以女樂由

余諫而不聽遂去入秦 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曰餽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餽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至於六國魏

文侯最為好古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

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師古曰事見禮之樂記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

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宋祁曰當刪也字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

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立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

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也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

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師古曰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薺又作茨音竝同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脯

羞之屬 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

休成之樂 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 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宋祁曰又有常刪又字 周有房中

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 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

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

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

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宋祁曰邵本以明示無明字 蓋樂已所自作明

有制也 師古曰言自制作也 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師古曰遵前代之法 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

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

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 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

○劉奉世曰予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 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無樂

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

事焉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

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

有正廟更重立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

日肆習也音七二反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言在京師之西北也祭后土於

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祭地以方象地形乃立樂府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

罷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道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宋祁曰歌誦下當添之字

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

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禮郊天日也辛

取齊戒自新之義也為園丘者取象天形也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

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

肅然動心焉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劉敞曰按此言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文理不見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為十七章也此言房中歌十七章今

分別之大孝備矣一章八句七始華始一章十句我定歷數一章八句王侯秉德一章七句其鄰翼翼鄰謂近臣也海內有姦一章八句大海蕩水所歸高賢愉民所懷

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大海蕩蕩一章六句安其所一章六句豐草萋一章八句雷震震一章十句桂華一章十句桂華馮馮翼翼此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章名

今此獨兩章存美芳一章八句磴磴即即一章八句嘉薦芳矣一章八句皇皇鴻明一章六句浚則師德一章四句孔容之常一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八句大孝

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克宮廷晉灼曰四縣樂四縣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芬樹羽林

雲景杳冥

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衆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張宴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

主有華豔也旄鍾之旄也文穎曰析羽為旌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颯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眾也

庶旄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為旌耳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

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神樂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言歌者敬而唱諸和之聲

來宴娛庶幾是聽

師古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娛音許其反

粥粥音送細絲人情

晉灼曰粥粥敬懼貌也細微也

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也師古曰粥音弋六反

忽乘青玄熙事備成

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去福熙之事皆備成也熙與禧同

清思聊聊經緯冥冥

蘇林曰聊音窈師古曰聊聊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

師古曰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懇也

敕身齊戒施教申申

應劭曰敕謹敬之貌乃師古曰齊讀曰齋

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

師古曰熙亦福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

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音彬轅字與臻同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

師古曰鄰言德不孤必有鄰也翼翼恭敬也

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

師古曰鬯古暢

字暢通也

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

師古曰謂匈奴

詔撫成師武臣承德

師古曰成師言

各置部校師出以律也春秋左氏傳曰成師以出

行樂交逾簫勺羣慝

晉灼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

行則逾亂之徒盡交歡也慝惡也勺讀曰酌○劉敞曰子謂逾迎也樂音洛言師行而和樂遠邇皆迎也

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師古曰甸奴服從則

燕國安靜無寇難也

乾隆四年校刊

天神下降故有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謂衆多芒芒廣遠之貌

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衆貌也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晉灼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

拓境廣遠安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長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慈惠所愛美若休德師古曰若順也休亦美也

杳冥冥克綽永福師古曰綽緩也亦謂延長也

美芳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孟康曰磴磴崇積也卽卽克實也師衆也則法也積實之盛衆類於山也師古曰磴音五回反○劉奉世曰桂華美

芳皆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寇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

福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師古曰兼臨言在上位者普包容也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字合韻皆音鄒孔甚也臧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

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日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天下蕩平惟帝之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

惟民之則師古曰則法也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浚深也師衆也則法也殖生也舊久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生育

羣黎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師古曰帝謂天也下皆類此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永保其光寵也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師古曰不忘言長久也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師古曰衆象山而為法言不騫不崩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

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也稱音尺孕反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師古曰疆竟也下皆類此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

師古曰練選也

焞骨蕭延四方

李奇曰骨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日以蕭焞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骨音來影

反焞音人說反

九重開靈之旂

師古曰天有九重言皆開門而來降厥福

垂惠恩鴻祐休

師古曰鴻大也祐福也休美也祐音枯

之車結立雲駕飛龍羽旄紛

師古曰紛紛言其多

靈之下若風馬

師古曰言速疾也

左倉龍右白虎

師古

日以爲衛靈之來神哉沛

師古曰沛疾貌音補蓋反

先以雨般裔裔

師古曰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班布也裔裔飛

流之貌靈之至慶陰陰

師古曰言垂陰覆徧於下

相放悲震澹心

師古曰放悲猶髮鬚也澹動也放音昉悲音弗澹音大濫反

已坐五音飭

師古曰飭讀與敕字同謂整也

虞至旦承靈億

師古曰虞樂也億安也

牲蘭栗棗盛香尊桂酒賔

八鄉

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爲大尊酒師古曰蘭栗言角之小如蘭及栗之形也八鄉八方之神

安留吟青黃

服虔曰吟音含師古曰服說非也吟謂歌誦也青黃謂四時之樂也

徧觀此眺瑤堂

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玉者也師古曰

以瑤飾堂瑤音遙

衆嫔竝綽奇麗

孟康曰嫔音互嫔好也如淳曰嫔美女樂竝好麗也

顏

如茶兆逐靡

應劭曰茶野菅白華也言此奇麗白如茶也孟康曰兆逐靡者兆民逐觀而倚靡也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茶之柔也茶者今俗所

謂兼雜也茶音塗菅音姦靡合韻音武義反

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

如淳曰阿細縠錫細布也師古曰厠縠也霧縠言其輕細

若雲 俠嘉夜 蔭蘭芳 如淳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
霧也 與扶同言懷挾芳草也蔭卽今白芷蔭音昌改反 澹容與獻

嘉觴 師古曰澹安也容與言 澹音大濫反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 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壇字或
作禮讀亦曰壇字加示者神靈之耳下言紫壇嘉壇其義竝同

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衆多也
臣瓚曰爾雅繩繩戒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清和六合制數以

五 張晏曰此後土 海內安寧興文偃武 師古曰偃
古偃字 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張晏曰媪老
母故稱媪海內安 天子耳後之制數以五卽謂武帝改服色而

定富媪之功耳 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孟康曰土色上黃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
尚黃數用五也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

顏緣中壇故疑是祠祭但以堂壇論中央中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莖以遂 臣瓚曰春爲青陽師古曰草根
日莖遂者言皆生出也莖音該 膏潤并愛跛行畢逮 孟康曰跛

日并兼也逮及也凡有 霆聲發榮礫處頃聽 晉灼曰礫穴也謂螿蟲驚聽也師古曰
足而行者稱跛行也 礫與巖同言霽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螿

蟲處巖崖者莫不頃 枯橐復產廼成厥命 師古曰枯橐謂草木經冬
聽而起頃讀日傾 零落者也橐音口老反 衆庶熙熙施及

天胎 師古曰熙熙和樂貌也施延也少長曰 羣生嘒嘒惟春之祺 服虔曰嘒音湛湛
天在孕日胎施音弋鼓反天音烏老反 露斯如淳曰祺福

也師古曰嘒嘒豐厚之 貌也音徒感反祺音其

青陽三

鄒子樂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臣瓚曰夏為朱明師古曰專古數字也數與言開舒也與音弋於反桐生茂豫靡有所訕師古曰桐讀為

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訕皆申遂也訕音丘物反○劉放曰桐勿稚也揚子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 敷華就實既

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就成也阜大也昌盛也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歆饗之也言此迪盛

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 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也宥祐也

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顛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音胡浪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貌也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師古曰五穀百

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絕也不榮而實曰秀葉末曰穎廢合韻音發 姦偽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辟讀

日僻貉音莫客反 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師古曰純大也言畏威懷德者皆來賓附無敢

驕怠盡虔敬○宋祁日虔敬下當添也字

西顛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少木零落抵冬降霜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師古曰少古草字○宋祁曰

抵作底 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師古曰易變革改也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師古曰條

分也暢也籍斂之時掩收嘉穀師古曰籍斂謂收籍田也

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

李奇曰元尊天也媪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蕃音扶元反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

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

師古曰蕃多也滋益也循順也緒業也

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共讀曰

恭皇皇天也此言天子繼承祖統恭勤為心而順天也

鸞路龍鱗罔不胙飾

蘇林曰胙音壑塗之壑壑飾也師古曰罔無也胙振也謂皆振整而

飾之也胙音許乙反嘉籩列陳庶幾宴享

師古曰嘉籩謂祭祀之籩實也木曰豆竹曰籩享字合韻宜音鄉

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師古曰言威烈之盛踰於八荒

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

也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臣贊曰涓除也除惡選取

美成者也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

師古曰況賜也

爰熙紫壇思求厥路

師古曰熙興也紫壇壇紫也思求降神之路也

恭承禋

祀縕璫為紛

孟康曰積聚脩飾為此紛華也師古曰縕音於粉反

黼黻周張承神至尊師古曰白與黑畫為斧形謂之黼千童

羅舞成八溢

師古曰溢與俗同俗列也

合好効歡虞泰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竿瑟

會軒朱

師古曰軒朱即朱軒也言總合音樂會於軒檻之前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

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為磬也喜合韻音許吏反百官

濟濟各敬厥事

宋祁曰邵本厥作其

盛牲實俎進聞膏

師古曰言以牲實俎以蕭精脂則其芬馨達於神所故曰盛牲實俎進聞

青神奄留臨須搖音灼曰須搖須臾也

長麗前挾光耀明

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日雖暮長庚星在前扶助常

乾隆四年校刊

之沫 志倣儻精權奇籟浮雲曉上馳蘇林曰籟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體容與世

萬里孟康曰進音逝如導曰進超踰也晉灼曰古迺字今安匹龍為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

唯龍可為師古曰孟音非也進讀與厲同言能厲渡萬里也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師古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馬遠來也徠古往來字也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

若鬼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

日言馬從西來經行積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日執徐言得天馬時

宿言以其方來也將搖舉誰與期如淳曰遙遠也搖或作遙師古曰如說非也言當奮搖高舉不可與期也天馬徠開遠

門竦予身逝昆侖應劭曰言天馬雖去人遠當豫開門以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發昆侖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天

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游閭闔觀玉臺應劭曰閭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太

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馬十

天門開誅蕩蕩如淳曰誅讀如迭誅蕩蕩天體堅清之狀也師古曰誅音大結反穆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衆神穆然方駕馳騁而臨

祠光夜燭德信著師古曰神光夜照應誠而來是德信著明靈寔平而鴻長生豫師古曰神靈德澤所浸溥博無私其福甚大故

我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大朱涂廣夷石為堂師古曰涂道路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又甚廣大平夷密石累以為堂飾玉梢

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師古曰稍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飾之也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稍音所交反招音韶望合韻音亡星留俞

塞隕光

師古曰兪荅也言眾星留神荅我饗薦降其光耀四面克塞也兪音踰

照紫幄珠煩黃

如淳曰煩音頽黃貌也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

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幡比被回集貳雙飛常羊

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

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

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宣徧也

假清風軋忽激

長至重觴

師古曰軋忽長遠之貌也重觴謂累獻也

神裴回若留放殪冀親以肆章

孟康曰殪音覲師古曰言神靈裴回留而

不去故我得覲見冀以親附而陳誠意遂章明之

函蒙祉福常若期

師古曰函包也蒙被也言為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

寂寥上天知厥時

應劭曰言天雖寂寥高遠而知我饗薦之時也

泛泛滇滇從高旂

應劭曰泛泛上浮之意也滇滇

盛貌也晉灼曰滇音振旅

殷勤此路臚所求

應劭曰臚陳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

正嘉吉弘以昌

如淳曰佻讀日肇肇始也

休嘉砰隱溢四方

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砰音萌反砰隱盛意

專精厲意逝

九閎

如淳曰閎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土者謂虛敖日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閎合韻音改又音亥

海

師古曰紛云興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也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

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鎮星為信星居國益地師古曰謂彰著而為行列也

象載昭庭日

親以察

師古曰象謂縣象也載事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日來親近甚明察也

參侔開闔爰推本紀

應劭曰參

三也言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晉灼曰侔等也開闔猶開闔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晉說是

汾睢出鼎皇祐元始

大也祐福也睢音誰祐音估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

師古曰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饗讀日饗昭明也言聲響之明也

雜變並會雅

聲遠姚師古曰姚標姚言飛揚也空桑琴瑟結信成張晏曰傳曰空桑為瑟一彈三歎祭天實故也師古曰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為琴瑟也

四興遞代八風生應劭曰四時遞代成陰陽入風以生也臣瓚曰舞者四縣代奏也左氏傳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人

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殷殷鐘石羽籥鳴

師古曰殷殷聲盛也石謂磬也河龍供鯉醇犧牲晉灼曰河龍夏之所賜者也供鯉給厨祭也師古曰醇謂色不雜也

犧牲牛羊全體者也百末旨酒布蘭生張晏曰百末未作之末也晉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芬香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

繁露○宋祁曰百末未作百未布刻作布列泰尊柘漿析朝醒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醒病酒也析

解也言柘漿可微感心攸通修名師古曰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遠故得通達成長久之名周流常羊思所并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道遙也思所并思與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穰穰復正直往甯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

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馮鸞切和疏寫平屬也師古曰言馮夷命靈鸞使切

均無災害也鸞音弋隨反又音鸞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師古曰齊讀曰齋其下並同宮童効異披圖案謀臣瓚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蘇林曰謀譜第之也

○宋祁曰第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師古曰玄天也言天氣之精同旋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蔓蔓日茂芝成之衍之字

靈華師古曰蔓蔓言其長久日以茂盛也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晉灼曰得寶鼎於汾陰也臣瓚曰汾陰屬冀州沈

沈四塞假狄合處孟康曰沈音堯師古曰沈沈流行之貌也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耳其字從彳彳音丑益反經營萬億咸

遂厥宇師古曰宇居也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后皇十四

華燭燭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師古曰敦讀日屯屯聚也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

拔蘭堂師古曰拔舍止也音步曷反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從孟康曰從音總晉灼曰音人相從勇作惡師古曰容容飛

揚之貌也沓沓疾行也般相連也從從衆也容音勇從音總一曰容讀如本字從音才公反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如淳曰天

文志云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古曰翊音弋入反又音立神之揄臨壇宇師古曰揄引也壇宇謂祭祠壇場及宮室言神引來降臨

之也揄九疑賓夔龍舞如淳曰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為賓客也夔音踰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神安坐鷄吉時師古曰

日鷄古翔字也言神安坐回翔皆趣吉時也共翊翊合所思師古曰共讀曰恭翊翊敬也神嘉虞申貳觴師古曰虞樂也貳觴猶重

也福滂洋邁延長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滂音普郎反洋音羊又音祥沛施祐汾之阿師古曰沛音普大反沛然泛貌也阿水之曲偶

揚金光橫泰河師古曰橫充滿也泰河大河也莽若雲增陽波師古曰莽雲貌言光明之盛莽莽然如雲也徧臚驩騰天

歌師古曰臚陳也騰升也言陳其歡慶令歌上升於天

華燭燭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古曰包舍也四鄰四方也土地廣揚浮雲扞嘉壇椒蘭芳孟康曰扞摩也

師古曰音公忽反謂摩拭其壇加以椒蘭之芳璧玉精垂華光師古曰言禮神之璧乃玉之精英故有光華也益億年美始興師古曰言

福慶方興起也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臨故盡其肅恭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福延諸神咸歆祭祀畢盡觴爵也靈

輿位偃蹇驥師古曰神既畢饗則嚴駕靈輿引其侍從之位偃蹇高驥也蹇音居偃反卉汨臚析奚遺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

奚何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汨音干筆反涿澤澤然歸師古曰涿久也涿澤澤名言我饗神之歸無所留也涿澤澤然歸師古曰涿久也涿澤澤名言我饗神之歸無所留也

音鳥黃反○宋祁曰按涿澤澤然歸師古注義似取未安涿當是福祿之祿涿溢也言神之賜祿涿然廣溢然後歸而上天也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古曰隴垠之首也垠厓也垠音丁禮反雷電寮獲白麟臣瓚曰寮祭五時皆有報

應聲若雷光若電也師古曰寮古燎字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日也發語辭也止足也時白麟足有五趾圖匈奴熏鬻殛應劭曰熏

鬻匈奴本號也師古曰殛窮也一日殛誅也音居力反鬻音居力反闕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閑道路使之安集遠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以申

懲勸賓百僚山河饗師古曰百僚百神之官也饗合韻音鄉掩回轅鬣長馳如淳曰鬣音楠鬣鬣長騰貌也師古曰音武元反騰

雨師洒路陂師古曰洒灑也路陂路傍也言使雨師灑道也洒音灑又音山跛反流星隕感惟風籥歸雲撫懷心師古曰懷

心懷柔之心也籥音躡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象載象輿也出出象輿瑞應車也瑜美貌也言此瑞車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食

甘露飲榮泉師古曰駕輿者之所飲食也榮泉言泉有光華○劉放曰此詩四句先叙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瑜黑車也白集西雍之麟也甘露榮泉天之

所降地之所
出也注非
赤鴈集六紛員師古曰言六者所獲赤鴈之數也紛員多貌也言西獲象與東獲赤鴈祥瑞多也員音云殊翁雜五

采文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師古曰見顯示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綬黃華蓋師古曰綬綬赤蛟貌黃華蓋言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晻濫師古曰晻音鳥感反濫音霽晻濫雲氣之貌

百君禮六龍位師古曰百君亦謂百神也勺椒漿靈已醉師古曰勺讀日酌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

觴師古曰芒芒廣大貌音莫郎反靈殷殷爛揚光師古曰殷殷盛也爛光貌殷音隱延壽命永未央冥冥塞六合

澤汪濊輯萬國師古曰塞滿也輯和也天地四方謂之六合汪濊言饒多也濊音於廢反又音烏外反輯與集同靈祀祀象與轆孟

曰祀音近泉不安欲去也轆待也如淳曰僕人嚴駕待發之意也票然逝旗透蛇師古曰票音匹遙反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立德長無衰師古曰言託恃天德冀獲長生無衰竭也

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

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廼上本有

娥姜原應劭曰簡狄有娥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師古曰姜嫄后稷之母也高稷始生立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

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高殷之始祖稷周之始祖立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立王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古公亶甫即幽公也太伯太王之子王

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高殷之始祖稷周之始祖立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立王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古公亶甫即幽公也太伯太王之子王

季之兄也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直甫之妃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鄭說詩以玄王即高也此志既言高又有玄王則玄王非高一人矣

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王之子也康王成王之子也宣王厲王之子也

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師古曰阿衡伊尹職號也周周公且也召召公奭也太公師尚父也

申伯召虎仲山甫皆周宣王臣也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

地之閒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

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

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師古曰畢音于輒反下大

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

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

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

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

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

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河閒區區小國藩臣師古曰區

區小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稱之況於宋祁曰況於當作況以聖主廣被

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

乾隆四手交刊

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

師古曰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淳于長也

張放富平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

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曰遜文巧則

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師古曰辟讀曰僻也而欲黎庶敦朴

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師古曰源水泉之本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

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

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趨捷善關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巴州俞卽今之

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

鼓員三人晉灼曰邠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

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

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主調箎員二人師古曰箎以竹爲之七孔亦笛

音池之類也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

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

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鄭

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

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

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

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

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詔隨常從倡十

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

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鼗韋昭曰

說是也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

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搗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搗搗乃成也師

可醉故呼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

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

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湛讀曰沈文讀陵夷壞于王莽

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師古曰今謂班氏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

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師古曰家給解已在庶庶衆也論語云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日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班氏引之也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宋祁曰遺制下應添禮字誠可法象而補備之

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今大漢繼周久

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師古曰感嘆也

前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禮樂志六經之道同歸注師古云云○監本于此卷脫注尤多今並從宋本補

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臣浩

按自六經之道至此統論禮樂大致下文自王者必因

前王之禮以下則禮志本文也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本文也自今海內更始又統論禮樂以結前文監本于晝段不明今遇起處另提行寫

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王應麟曰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曹褒傳云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

臣召南

按通定朝儀及宗廟儀法具載

本傳史記禮書曰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爲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不知何所據也通所撰禮制後世罕見惟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似其書尚有傳者不可解也

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

臣召南

按六莖五英此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英

者周禮疏引樂緯曰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又元結補古樂歌亦作

五莖六英

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注云云。臣召南按此志本史記殷本紀言紂時太師少

師持其祭樂器奔周班氏遂以論語實其事耳

主出武德舞注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隋志牛弘曰昭德生于武德猶古

之昭夏禮容生于文始矯秦之五行。臣召南按弘言矯秦之五行非也蓋禮容樂

生于文始五行二舞也故本文云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

乃立樂府注樂府之名蓋起于此。○王應麟曰惠帝時有樂府令夏侯寬更安世樂

似非始于武帝顧炎武曰上既言孝惠二年云云下又言武帝云云此兩收而未

貫通者也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臣浩按此猶郊祀歌十九章宜提行寫不與前文接連。臣召

南按周詩所謂房中樂者人倫始于夫婦故首以關雎鵲巢巢漢安世房中歌直是

祀神之樂故曹魏初改名正始之樂後因繆襲言又改名享神歌也

注劉敞曰今分別之大孝備矣一章八句云云。臣世駿按舊本監本俱以大孝

備矣爲一段粥粥音送爲一段我定歷數爲一段豐草萋爲一段雷震震爲一段

都荔遂芳爲一段桂華馮馮翼翼爲一段嘉薦芳矣爲一段皇皇鴻明至末爲一

段判然九章與志所云十七章者數不相應今從劉敞分十七章章首俱提行寫
施教申申○監本訛甲申今從宋本改正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臣召南按監本以涓選

休成爲下章天地並况之首句又以肅若舊典爲下章日出入安窮之首句此大
誤也今改正又按衡所更定詩祇記其首句餘不傳

泊如四海之池句徧觀是邪謂何句○臣照按言人之壽命較之於日日如四海人

如池也日行於天出東入西徧觀居此世者其謂之何作問之辭以起下文欲仙
之意也晉灼注未明

拔蘭堂注拔舍止也○按如顏注則本文拔字應作召伯所芟之芟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臣召南按藝文志有泰一雜甘泉壽宮歌

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是亦郊廟樂章也不知何以遺之

前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圍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古曰宵義與宵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

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懷五常之性

師古曰五常禮智信仁義禮智信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有

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

師古曰嗜

無毛羽以禦寒

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

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

衆心說而從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洪

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

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

人既躬明慙之性

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

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

天象地

師古曰則法也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太叔之辭也刑罰

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師古曰震謂雷電也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

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說在下也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昭

日斬刑也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也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鑿刑也鑿野刑也師古曰鑽鑿去其髓骨也鑽音子端反髓音穎刀

反薄刑用鞭扑也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

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

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

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顓頊有共工之

陳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顓頊唐虞之際至治之極

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鄆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

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戰臧干戈教以文德師古曰戰斂也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

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宋祁曰萬一千邵本作萬二千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

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

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

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子戈備具是謂

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留人謂舉田為祇李奇曰提

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提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為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兵鹹鹵之地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

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

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

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為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日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未反皆於農隙

以講事焉師古曰隙空閑也講和習之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長

音竹兩反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

也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

道衰法度墜師古曰墜毀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

道師古曰伯讀曰霸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

乞

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故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

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

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攘御也諸夏

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齊桓既没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

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用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已頗

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師古曰寢漸也陵夷頽替

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哀公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令作之讒不正也哀公

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

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

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治其賦兵教以禮誼

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

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

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類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

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

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

勝之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

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姓荀名况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

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

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印印讀日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

師古曰扞禦難也音卜旦反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

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必破碎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

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

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

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鞞鞞也如淳曰上

身一鞞鞞一蹏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日箇箇枚也胄兜鍪也冠胄帶是也屬鞞也音之欲反鞞音陸蹏蹏即蹏字日中而趨百里

師古曰日中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

反復音 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

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 師古曰陘地小也陘險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劫之以執隱之以阨 鄭氏曰秦地多隘賊隱其

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 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 師古曰狃申習也音女救反道讀曰導

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

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 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

徒鬻賣之道耳 師古曰鬻音育 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 師古曰矜持也 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

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 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蕙之鯁鯁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鯁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 至乎齊桓

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 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 師古曰直亦當也 秦之銳士不

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 師古曰戰陳之

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 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 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

軌 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曰姦在內曰軌 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

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 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 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

疆楚使貢周室

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

北伐山戎為燕開路

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

燕故也

存亡繼絕功為伯首

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衛邢魯也伯讀曰霸

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閻廬

之禍國滅出亡

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也

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

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

師古曰言無有如此君者

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

師也犇古奔字

秦人憐之為之出兵

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

二國并力遂走吳師

師古曰謂子蒲大敗

夫槩王于沂遂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昭王返國

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

所謂善戰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

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

之取獸

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

焱起雲合果共軌

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

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

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

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

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臆吳

起商鞅白起也

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

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

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師古曰踵因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

內增七校

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

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

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師古

曰弛放也音式爾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

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昔周之法建三典

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到反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敎也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

未習於教故用輕法師古曰君之國其人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

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

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別

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凡殺人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妨付反墨者使守

門師古曰黥面之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別者使守

圜師古曰鑿御禽獸無足可也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舂槁孟康曰主暴燥春之也韋昭曰舂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凡有爵

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以上司厲所職也周

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既荒忽乃命甫侯為司空

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名也既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髡罰去膝頭骨大五刑之屬三千師古曰五者之刑凡

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師古曰寢漸也

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晉叔嚮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

大夫羊舌肸也遺其書以非之嚮音許兩反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

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設但弗宜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

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

祿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滯師古曰滯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懃

之以行晉灼曰懃古疎字也師古曰懃謂弊也又音所項反教之以務師古曰使之以和以使人也臨之以敬

莅之以彊師古曰莅謂監視也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

謂公侯也官卿佐也民於是乎可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徵幸而成巧則弗

可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

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

也

也

也

也

也

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

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

也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

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

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媮薄之政自是滋

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

日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耻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耻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師古曰

所載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以居此職也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答辭言民俗澆離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宋祁曰自喜姚本刪自字

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

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鑿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

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干高反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

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

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

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

師古曰禦止也於是相國

蕭何摭摭秦法

師古曰摭摭謂收拾也摭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

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

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

師古曰蠱音呼各反

蕭曹為相填以無為

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

竹刃反

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

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

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師古曰許而相斤罪也音居謁反

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

寢息

師古曰畜讀曰蓄寢益也息生也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師古曰從輕斷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

有刑錯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

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

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

○宋祁曰姚本益也刪去

也

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

廼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

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

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

新書奏天子

○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日上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于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直而美天

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

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宋祁曰姚本二則刪去則字

而姦不止其咎

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師古曰大雅河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易簡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今人

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師古曰息生也

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

具

爲令

師古曰使更爲條制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

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

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

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

以笞代劓以鉄左右止代刑今既日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宋祁曰代刑姚本改作代刑

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

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

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

日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

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卽今律所謂主

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

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

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

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

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

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宋祁曰罪耐姚本作耐罪

前令之刑城旦舂

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

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宋祁曰如完姚本刪如字

臣昧死

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若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

者答三百率多死

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答五百代斬左止答三百代劓答數既多亦不活也○宋祁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景帝

元年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

孟康曰重罪謂死刑

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

答五百日三百答三百日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

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日二百答二百日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

令

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藥反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

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髻

如淳曰然則先時答背也師古曰髻音徒門反

毋得更人

師古曰謂行答者不

更易

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

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

到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

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

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師古

曰寢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駁師古曰不曉其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文易所欲活則傳生

議所欲陷則子死比師古曰傳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

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

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

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

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其為置

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

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

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云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

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

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

刊也有不便者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

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延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蕃已也師古曰

孟說是也宣帝未及脩正至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

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

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

初爲呂侯號曰呂刑後爲甫侯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比日以

益滋師古曰竒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

也從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

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

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詞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朕將盡心覽

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肅

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爲美傷今不能然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

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是以大

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

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

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

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祔言令孝文二

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

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

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

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音丘角反且

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以善導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

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

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

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

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也夫以孝文之仁平

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

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

色聽師古曰觀其類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

色聽師古曰觀其類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

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

八議一曰議親

師古曰王之親族也

二曰議故

師古曰王之故舊也

三曰議賢

師古曰有德行者也

四曰議能

師古曰有道藝者

五曰議功

師古曰有大勳力者

六曰議貴

師古曰爵位高者也

七曰議勤

師古曰謂盡悴事國

也者八曰議賓

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

三刺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

三

日訊萬民

師古曰訊問也音信

赦一曰幼弱

二曰老眊

三曰蠢愚

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

日過失

三日遺忘

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

三

赦一曰幼弱

二曰老眊

三曰蠢愚

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

日過失

三日遺忘

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

三

讀與耄同音丑江反一音貞巷反

凡囚上罪梏

拳而桎中罪梏

桎下罪梏

王之同族

拳有爵者

桎以

待弊

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皆囚所職也

梏音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

高皇帝七年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

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

師古曰當謂處斷也

所不能決者

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師古曰傳讀日附

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支致於法而於人心

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

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師古曰解並在景紀

自此

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

屬逮者人所哀憐也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

師古曰乳產也

音人 師朱儒 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 當鞠繫者頌繫之 師古曰頌讀日容 至孝宣元

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懼于

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

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

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師古曰近 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 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 師古曰被加

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 師古曰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言善人不 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

至盛歷世二百餘載 師古曰今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

口而一人 如淳曰率天下犯罪 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古

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 師古曰鄉 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

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

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

獄刑所以蕃若此者 師古曰蕃多 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

也音扶元反

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犴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說是也

書云伯夷降

典愆民惟刑

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愆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

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

之囊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

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

師古曰狃串習也寢漸也狃音女救反此

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師古曰省

謂滅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

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

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師古曰鬻賣也疫厲病也鬻音育疫音役

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

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

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人有樂生之意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

與高惠之間同

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

八可謂清矣

師古曰少其八也

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

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

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有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

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

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

是不然矣以

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

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

以為人或

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

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懲止也

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

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

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

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

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

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

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縣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

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

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鞵而

御驛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鞵晉灼曰鞵古鞵字也如淳曰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駱頭曰鞵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

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故謂羅網也

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賊師古曰佚

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

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慢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慢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

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剛定律令纂二

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纂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

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

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

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

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書曰立功立

事可以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承長也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

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咸賴之也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刑法志春振旅以搜○搜周禮及左傳原文俱作蒐

穆王眊荒命甫侯○眊古文尚書作耄甫侯作呂侯

饋罰之屬五百○臣召南按饋呂刑作荆周禮司刑亦作荆

儻之以行注儻古竦字也○按左傳作聳之以行

宣帝未及脩正○正監本訛政今改

伯夷降典慝民惟刑注慝知也○臣召南按古文尚書作折民惟刑孔傳以斷字解

之陸德明釋文曰折馬鄭王皆音慝馬云智也東京古文未行諸儒惟以今文爲

本故注從馬說

所謂象刑惟明者○象刑監本訛蒙刑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瑯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

曰衣音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鈔

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燠木為耒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斫也燠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

音乃構反。宋祁曰燠木當為揉木燠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

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

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

命棄為稷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

見舜典。宋祁曰祖饑古文言阻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應劭曰棊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棊師古

之類是也隋國而林遷有無萬國作又師古曰林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殷周之

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

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

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

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宮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師古曰宋祁曰姚本

民師古曰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鬻音弋六反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逸游也曠空也理

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歛字也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

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宋祁曰則去

當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

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

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

衡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

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

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確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謂公田什一

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

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眾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

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勉彊勸之令習事也彊音其兩反種穀必雜

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

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茱茹有畦瓜

瓠果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蕪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蕪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蕪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蕪

音來殖於疆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彘

即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

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

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序宋祁曰於里有序

於字下當添是字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為示也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刪春令民畢出在墜

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爾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

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

乾隆四年校刊

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蝥也今謂之促織聿日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日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

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

里胥鄰長亦待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

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

日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

日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

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

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

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晦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

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

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此音頻二反○宋祁曰此謂下當添調字故曰王者不窺牖戶

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

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

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

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萌者三年一考其績

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

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

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宋祁曰邵本王德

作至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周

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謂貪穢也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政令不信上下相

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劉攽曰稅所謂二也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晦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

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

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

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

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

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民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五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日豫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

石此爲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爲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

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饑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

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之大小中饑之率也故大孰

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日價小饑則

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宋祁曰糴也姚攸也作之字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

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

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宋祁曰仟伯王

本伯作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

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

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

師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

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取也男子

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

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也瞻給也。下同。○宋祁曰也字當刪。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潰。漢興接秦

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

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

謂四馬雜色也。○宋祁曰越本醇作醇。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

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纔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

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宋

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

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

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

充塞四手交刊

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熾與熾同故其畜積足恃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

也傷害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

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覆此通用也○宋祁曰勇當作濫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

音靡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

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

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者欲墜之意也音閭又音丁念反○宋祁曰注阡危當刪危者世之

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入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千

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

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蔽蓋也音五巧反○宋祁曰姚本而蔽刪而字蔽下狡反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迺駭而圖之豈

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

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師古曰駸亦驅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師古曰言若則

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

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

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為

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

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以畜積多

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

讓湯禹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

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

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

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

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

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

乾隆四年校刊

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周徧而遊行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

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

不爲姦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

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

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

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

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

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買而賣

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

五百也買亡者取倍稱之息

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

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

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

操其奇贏日游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師古曰粱好粟也卽今之粱米

亡農夫

之苦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

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繪之精白者也

此商人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

違也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澠師古曰澠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

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

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日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偽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

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甚帶甲

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此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日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

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

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有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

充隆四年交刊

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

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

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

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

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

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解見宣紀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脩矣然婁敕有司以農

為務師古曰婁古屢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

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

也校謂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仟伯之閒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仟伯也乘牝牡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踳齧故斥出不得會

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馳乘牝牡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

必以其踳齧也踳蹋也音大奚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

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先行重難也先行

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

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

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

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

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

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

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至秦則

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仞伯貧者亡立錐之地

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

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

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

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

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

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

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靳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

乾隆四年校刊

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宋祁曰專當改作顯字

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師古曰耗音呼到反人復

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韋昭曰沛蘄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

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師古曰明壟也音工犬反字或

作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

曰明長終晦一晦三明一夫三百明而播種於三明中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曰三明中姚刪去三

字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因隳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隳謂下之也音頽故其詩曰或芸

或芋黍稷擬擬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盛貌芸音云芋音芋擬音擬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

附根比盛暑師古曰比音必寐反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

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項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項古百

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師古曰善為明者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

日縵田謂不為明師古曰善為明者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

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明者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

故亦課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

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

平都令先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

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

宮墻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墻地廟垣墻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墻地

為田也墻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

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

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

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古師

日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

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師古曰漕水運○宋祁曰水運下當漆也字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

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

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

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

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師古曰萬萬億也○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有動衆之功恐生旱

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

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

名曰常平倉

師古曰賈通讀曰價

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卒以好農使勸郡

國至大官

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

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常平倉

可罷

孟康曰比假地名也

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

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

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

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

師古曰比頻也

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

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

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

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克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

田及奴婢為限

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子偽反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

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

師古曰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

未可詳宜略為限

師古曰詳謂悉也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

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

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

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

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

詔書且須後

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

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

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隳小

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隳小宣帝始賜單

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

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

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如淳曰負背也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

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

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罷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

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質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

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

眾師古曰警警眾口愁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

刑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

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兪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音灼曰翔

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

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

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

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所給之物稟

音彼甚反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

災歲之期也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

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食貨志上爍木爲耒○宋祁曰當爲揉木云云○臣照按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從

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据今經而駁古史也宋祁說未必然又按宋本宋祁語至當爲揉木而止無玉篇以下云云今據凌本添

餘二十晦以爲廬舍○臣名南按井田畝數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

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詩箋稍爲不同詳見甫田孔疏

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馬端臨曰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比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云云○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移國學于少學○按少學卽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亦然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注阡陌田間之道也○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蓋卽

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其水陸占地不爲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臣名南按文如作自天

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爲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按史記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爲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子字係傳寫之訛

好惡乖迕○惡監本訛逆從宋本改正

漢興循而未改○馬端臨曰史旣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搜監本訛揅今改正按百官表作馵

用耦犁二牛三人。臣名南按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

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按葉少蘊

曰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爲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

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犁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

牛示農耕早晚按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而不犁耕犁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

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臣名南按以人代牛輓犁始此唐夏州都督王方翼

爲耦耕法張機捷力省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人輓

犁之遺式也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顧炎武曰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

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陜小漢家制度以爲疏濶注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爲泰疏濶而更之令陜小。臣

照按顏注非也蓋陜小者卽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爲疏濶不詳備也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

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

黃金方寸

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孟康曰外國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

布帛廣二尺二

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

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

流於泉

如淳曰流布於

布如淳曰布於民間

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

有凶穰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

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

本矣

師古曰給足也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

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臧也

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糶之重之時

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千萬李奇曰繼落也孟康

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也管子曰凶歲
糴釜十繼師古曰孟說是也繼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繼百萬春以

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饌字與餼同謂餼田之具也

○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贍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蓋通用字耳桓公遂用

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

曰大於舊錢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日戾至也於是

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

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

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

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

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

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

潢洿停水也潢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

曰內錢形也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

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

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

以溢爲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師古曰收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尙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爲上

而錢爲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雅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

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類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

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

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

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爲天

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

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

下公得顧和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

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七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交。宋祁曰七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

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

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報論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

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執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

積多也。咍，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

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于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

而胡廣云：若順也。于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

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

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

能勝縱而弗呵虐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嚮。

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

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漆模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

偽反不為多猶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

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

日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

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師

所角反。日數並音。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

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呂術斂之

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資賤五矣如淳曰古

者以銅為兵秦銷鋒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美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

反則官富貴而未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

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

字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

乃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

奇曰三字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

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則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

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

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

敵以巧法師古曰抗誛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入物者補

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

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

費用散幣於邛犍呂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犍屬犍為晉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

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悉巴蜀租賦不足

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

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

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疑擬謂此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

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宋祁曰數

十下當添萬字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

衆擊胡師古曰比歲頽歲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

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

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

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

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

足與本文乘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

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第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

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劉敞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

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行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

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其有罪

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

意故剛而不取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

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

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

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

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

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

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稟騎仍再出擊

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

兩一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

乾隆四年校刊

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

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系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

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

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

曰食讀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鈞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

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臧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

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

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郤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

克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

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音灼曰滯音直

吏反○宋祁曰滯跡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本帶音滯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

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

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

後方以邑入償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於音直用反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贍。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明少縣

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贊曰鑄錢者

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費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

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

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

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敎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瓚說是也。宋祁曰銖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賈則遠方

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師古曰績繡也繪五綵而為之。直四十萬王侯宗

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金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撰直三

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大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楮

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楮圓而長也音佗果反。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字。領鹽鐵事

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

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及五大夫千

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

為吏者令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譴譴責罰也以其久為姦利其明年大將軍

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

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

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

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賣字也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羨饒也音弋戰反役利細民其沮事

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

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

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

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尙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

積無有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小。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費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貫賒也。貸假與也。貫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

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瞻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十錢者則出

一算。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

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

使多出一算。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者以其半畀之。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

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敢犯令没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

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

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

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

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

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宋祁曰姚

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宋祁曰姚

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宋祁曰姚

本改耳作也字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

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賚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

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

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

日說讀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言而腹非論死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自是後有腹非之法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

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錢多輕而公卿

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

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

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

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

迺盜為之

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

楊可告緡徧天下

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

告

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

出○宋祁曰而

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 往往

卽治郡國緡錢

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

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友不事畜臧之業

師古曰媮

苟且也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

孟康曰水戰相逐也

迺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環繞也

治樓船高十

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

師古曰織讀曰幟音昌志反○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

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

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

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師古曰卽就也此謂比者所没入也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官益雜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

徒奴婢眾而下

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

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

乾隆四年校刊

人也而說者或以爲所忠信之人 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

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 補郎郎選衰矣 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爲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爲其根

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

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宋祁曰處之當改

也 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 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 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

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行西踰隴卒也卒倉卒也 從官

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

中或千里無亭徼 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 於是誅北地太守

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 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

緡之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

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

澹 宋祁曰澹當作贍 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

萬人渡河築令居 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 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

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

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

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

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廼

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

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賈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賈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

禹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

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宋祁曰邵本治無賦稅無無字南陽

漢中以往各各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頻寐反

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問歲隔

一歲費皆仰大農○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大農以均輪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然兵

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

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

乾隆四年校刊

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賢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

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

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

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令民入粟

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

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

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驚也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

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以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母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日示然後教

化可與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

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

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

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

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

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符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

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

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

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

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

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做子

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

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鈎宛全

乾隆四年校刊

爲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

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

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

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爲朋

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

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

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

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

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

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

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

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

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鑿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鍊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

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鑿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鍊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

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師古曰放依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反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其金銀與它物雜色

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

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

因名大龜有者入大斗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

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

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

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

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

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而欲得者官出與之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言財貨辭訟正乃得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

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

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其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

事之稅而輪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樂語有五均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

錢者一莽之月出息五百貨音土戴反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

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

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

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

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

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

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

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日飲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

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紅紡績補縫師古曰績纜日紅音人禁反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

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

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

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日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

日賈讀日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

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日售下亦類此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母令折錢師古曰折音止列反

萬物印資過平一錢則以平買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日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

自相與市師古曰貴即為印賤則為氏音丁奚反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氏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

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除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

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宋祁曰幹南本作幹主領下當添之字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

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思

厚要在燕飲無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

亂酒酤在民宋祁曰在字下一有齊字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

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

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罈故以罈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

罈家盧故取名耳非卽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罈盧亦謂所居罈爰之處耳○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

何必取罈家盧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麩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

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酒一斛

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載灰炭師古曰載酢漿也音才代反

給丁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

叔宋祁曰叔疑作督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與郡縣通姦

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兪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

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爲食秀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

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宋祁曰澹當作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

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講家自作也必印於市雖賚數倍不得不買豪民

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擧至死姦吏猾

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

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

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

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

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

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

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

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兪衆及五人

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

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

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

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

吏盡復以與民

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

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

師古曰繇讀曰徭

而枯旱蝗蟲相困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

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富者不

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

漸染也它皆類此

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饑疫人

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

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

書云楙

遷有無

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

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

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

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

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書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野有餓莩而弗

知發

鄭氏曰芟音蕞有梅之蕞芟零落也人有饑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師古曰芟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不同○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故

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

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

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師古曰顧思念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

師古曰乂治也

及孝武時國

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食貨志下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臣召南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

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卽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甚核蓋據尙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蓋因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圓法自圓法流通于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廢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寶於金利於刀皆沿鑿之義也臣浩按鄭樵所言可備一說但古人名物必有義理志謂寶於金云云卽解字義非沿鑿也

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義矣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注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
○臣照按顏說非是錢之爲用甚廣一錢之殺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爲利甚厚

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卽費本而無利矣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注彭吳人姓名也○通鑑考異曰平準書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按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

費數十百鉅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臣照按宋不言注則爲正文可知正

文有數十無萬字師古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臣召南按平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

名屬東郡此文旣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爲句但以事核之此卽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瓠子地在濮陽其對岸卽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劭云云○臣召南按應說以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

也河南卽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七百里安得徙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

名白撰○按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以重差小平準書無以字

以屬大農○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馬端臨曰地理志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

異不應微反脣注師古曰蓋非之○臣照按顏注意雖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蹇耳

鑄官赤仄注令錢郭見有赤者○按史記作鑄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訛專令上林三官鑄○臣召南按三官錢卽水衡錢也據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鍾官辨銅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卽言此事裴駮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爲一官則微訛耳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劉奉世曰當時乃奉世弟云云○臣召南按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

是爲布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顧炎武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一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

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王應麟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言不知斂今文作檢惟漢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耿中丞不知乃古法